

李崇峰 著
CHONGFENG LI

佛教考古

从印度到中国

BUDDHIST ARCHAEOLOGY
FROM INDIA TO CHINA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李崇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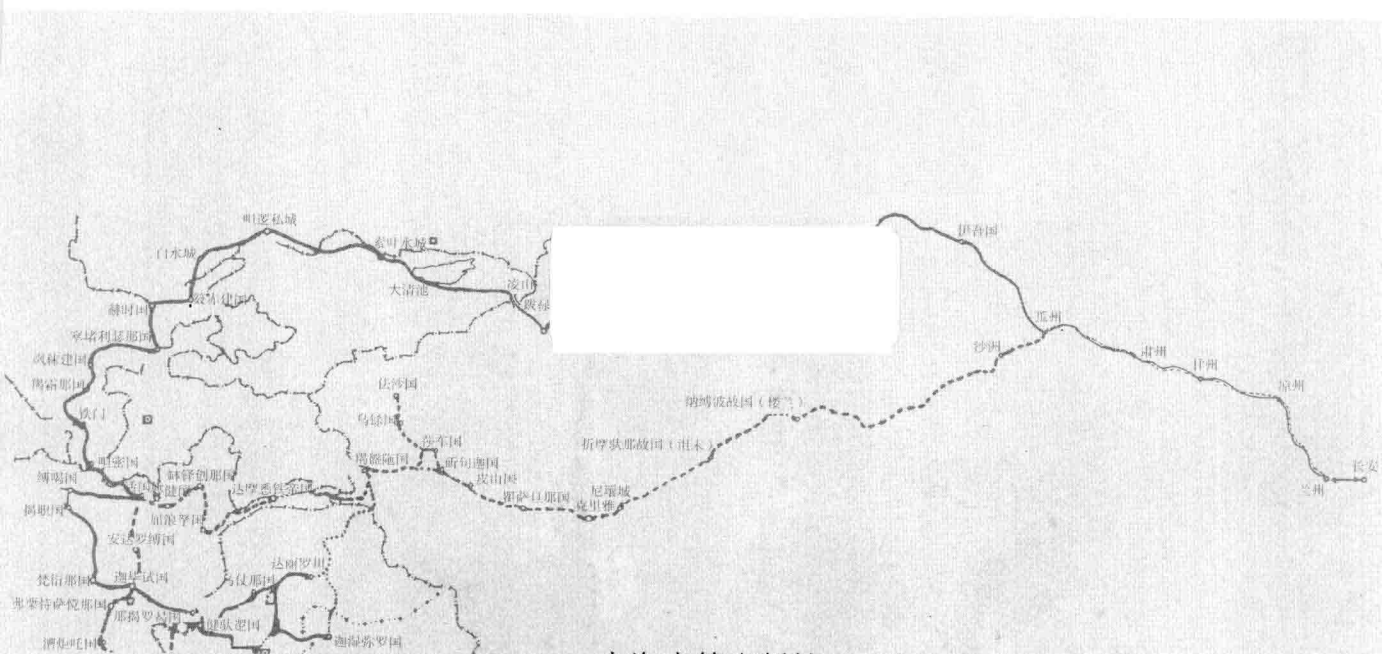
CHONGFENG LI

佛教考古

从印度到中国

BUDDHIST ARCHAEOLOGY

FROM INDIA TO CHINA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 李崇峰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325-7095-9

I. ①佛… II. ①李… III. ①佛教考古—印度②佛教
考古—中国 IV. ①K883.51②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5548 号

责任编辑 缪 丹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富 强

ISBN 978-7-5325-7095-9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全二册)

李崇峰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9.25 插页 16 字数 1,06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325-7095-9

K·1815 定价：2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据文献记载,宗教在中世纪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曾一度占据重要地位。研究中世纪的佛教活动,从历史方面来说,就是对文献加以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其遗迹和遗物是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佛教遗迹与遗物的表象特征,结合文献分析遗迹与遗物性质,进而探求其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息,最后将这些历史信息经过分析、比较和研究,揭示出某种信息的演进规律和历史内涵,从而达到部分重建或恢复历史面貌的目的,增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印度和中国的佛寺遗址和石窟寺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他们既注意到了寺院的平面布局及像设、石窟寺的建筑形制及题材内容,又论述了这些佛教遗迹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意义。既有专题论述,也有综合研究。不过,目前各国学者的研究仍大多局限于某处或某地区的佛教遗迹。随着佛教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佛教文化遗产从南向北,自西往东(即印度-中亚-中国)的演变过程较为复杂,甚至出现了某些明显的反馈现象。

我们认为:研究佛教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犹如勘测一条河流;要想了解其全貌,不但要看中游和下游,还必须考察一下上游。这样,才能对其有一总体印象。迄今通论中印佛教文化遗产的著作不多,从纵横两方面对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佛教遗迹进行系统研究的更是鲜有发现。本专题论文集就是在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笔者曾在国内外受到过严格的佛教考古学训练,因而本书采用考古学方法作为主要的分析和研究手段;而在论及佛教遗迹与遗物的象征主义及其内涵时,则采用社会-历史学方法论来阐述。

佛教考古学,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科学。中国的“佛教考古”学科,是宿师季庚先生首倡的,它的英文对应词应为 **Buddhist archaeology**。1884 年,英国学者比尔 (Samuel Beal) 在撰写《大唐西域记》英译本绪言时,因推重英国考古学家伯吉斯 (James Burgess) 的工作而使用了这一

术语。^[1]

佛教考古的对象主要分作两类,即遗迹和遗物。遗迹包括寺院遗迹和石窟遗存,前者通常指地面上建造的寺塔,其中佛塔早期是地面寺院的中心,晚期仍然是地面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依山靠崖开凿的石窟寺,则是地面寺院的“石化”形式,这点在印度和中国都反映得十分清楚。遗物涵盖的内容广泛,主要有造像、经典及佛教用具。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遗迹,兼及遗物。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共收集文章 31 篇,实际上应为 26 篇,因为其中 5 篇为英汉双语稿,都是英语撰述在先,汉语重写在后;另有 6 篇为英文稿。全部文章分作五组:

第一组共三篇,探讨古代天竺,即佛教艺术发源地的寺塔遗迹及石窟寺。其中,1.《塔与塔庙窟》,根据窟内俗语 (Prākṛta/Prakrit) 题铭,结合巴利语 (Pāli)、梵语 (Sanskrit) 和汉译佛典,阐释了塔的起源、塔的种类、塔与塔庙窟之关系等。2.《西印度塔庙窟的分期与年代》,系在实地调查印度佛教遗迹的基础上,用考古学方法对西印度现存塔庙窟进行类型分析,进而归纳出各期洞窟的主要特点及年代,最后勾勒出其发展、演变的轨迹。3.《阿旃陀石窟参观记》,是在前后三次现场调查记录的基础上,对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做的综合介绍。

第二组共六篇,都是关于古代龟兹石窟,即今新疆库车、拜城地区佛教石窟寺的讨论文章。这一地区的佛教遗迹,堪称古代天竺与中国内地佛教艺术的“媒介体 (intermedia)”。其中,1.《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有关问题》,比较全面地整理了“帝释窟”所涉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并列举了印度和中亚地区出土的大量实物材料,之后论述了《长阿含经》与龟兹中心柱窟的关系,提出龟兹早期曾奉小乘佛教“法藏部”。2. 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两侧的壁画内容主要是本生和因缘。本生故事画所据原典,多与汉译《贤愚经》吻合,但有些故事似仅见于巴利语 *Jātaka* (《本生经》)。The *Jātakas* in the Cave Temple Complex of Kizil, Kucha (《克孜尔石窟的本生故事》),举例说明了汉译佛经之外其他语本佛典对研究龟兹石窟本生故事的重要性。3.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ddha's *Parinirvāṇa* in the *Chētiyagharas* of Kizil, Kucha (《克孜尔中心柱窟的涅槃再现》),是依据新近出土的犍陀罗语 (Gāndhārī) 及梵语写本,对照早期汉译及巴利语相关佛典,经与犍陀罗出土的涅槃图像进行比较后撰写而成的。克孜尔中心柱窟的涅槃画塑,构图及细部处理上与犍

[1] 伯吉斯 (James Burgess) 当时在印度主要从事佛教遗迹的调查与研究,是印度佛教考古的创始人之一。

陀罗的涅槃浮雕极为相似,应是主要根据与汉译《长阿含经·游行经》相当的佛典创作而成的。4. *The Image of Maitreya in the Chētiyagharas of Kizil, Kucha* (《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弥勒图像》),解读了克孜尔石窟中的弥勒及其与犍陀罗同类造像的关系。5.《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与〈长阿含经〉等佛典》,通过分析和比较有关佛典,结合犍陀罗出土的系列浮雕,认为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的画塑,吸收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有益成分,是主要依据与汉译《长阿含经》等相当的佛典创作的。之后,借鉴近年发现的犍陀罗语及梵语写本佛经,推断法藏部曾在玄奘游历龟兹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盛行于该地。6.《龟兹与犍陀罗的造像组合、题材及布局》/*Gandhāra and Kucha: The Case of an Iconological Relationship* 一文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的造像组合或题材布局,即“帝释窟”与“佛涅槃”画面搭配、“佛涅槃”与“弥勒示现”场景对应,大致是汲取犍陀罗原型设计的;其创作理念,除图像志外,主要源自与汉译《长阿含经》相当的其他语本佛典。这种密切关联的图像志或圣像设计,不但与佛典所记次第相同,而且与信徒在中心柱窟内的礼拜程序一致。

第三组共九篇,主要研讨中原北方地区现存的寺院遗址和石窟寺。这一地区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或汉化的中心区。其中,1.《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From Gandhāra to Pingcheng: The Layout of a Free-standing Buddhist Monastery*,根据近年在云冈石窟的考古发掘,结合汉译佛典和犍陀罗地区的寺院遗迹,推测云冈西部冈上出土的遗址,为金碑所记武州山“上方一位石室数间”,乃武州山石窟寺“天竺僧陁翻经之地”。当初设计时,“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把塔院与僧院合二为一,浮图居中建造,僧房周匝设置。这应是天竺僧伽蓝(*saṃghārāma*)中国化的最初尝试。2. *Kumārajīva and the Early Cave-temples of China: The Case of Dhyāna-sūtras* (《鸠摩罗什与中土早期石窟:以禅经为例》),通过整理鸠摩罗什前后的汉译佛典及相关史料,参阅前人研究,探讨了“旧译”禅经与中土早期石窟之关系。3.《资治通鉴》记载高欢死后“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2001年,笔者登临北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北洞塔柱南壁顶部一深穴并做了测绘,《关于鼓山石窟中的高欢柩穴》就是对这一传说所做的初步解读。4. 水浴寺西窟供养人“僧璨”,早年疑为中土禅宗三祖僧璨。僧璨与另一位供养人“定禅师”,同为禅宗二祖惠可弟子,且为同学密友。《僧璨、定禅师与水浴寺石窟》一文据此推测西窟前壁门道两侧浮雕的僧璨和定禅师,分别为中土禅宗第三祖僧璨和北齐后期统领佛事的最高僧官——昭玄大统神定。5.《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以前人研究成果为起点,以纪年洞窟为标尺,首先用考古学方法对莫高窟北朝晚期15座洞窟做了初步分期,之后探讨了北朝晚期洞窟演变所反映出的若干历史问题,最后根据敦

煌藏经洞出土的纪年写卷的存佚,认为北周武帝的灭佛影响了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6.《龙门石窟唐代窟龕分期试论》,是为撰写《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本文运用考古学方法对龙门现存唐代大型窟龕做了类型分析,总结了各期窟龕的特点,并推测了各期的年代。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大卢舍那像龕与法藏的关系、武则天“好大喜功”与龙门大型窟龕的营造、武曌退位与龙门部分窟龕工程的中辍、中宗复辟迄玄宗前期龙门窟龕营造骤减等问题,最后阐述了大型窟龕与小型窟龕之关系。7.《地婆诃罗、香山寺与“石像七龕”》,原为《龙门石窟唐代窟龕分期试论》的一个附录,在唐代窟龕分期的基础上,首先对武氏家庙高僧地婆诃罗的译经及个人喜好做了初步梳理,之后探讨皇家大寺——香山寺的设置,最后推测龙门东山现存七座大窟,即擂鼓台三洞、高平郡王洞、看经寺、二莲花洞,应为文献记载中的香山寺“石像七龕”。8.印度的佛教石窟,依据洞窟形制和使用性质,大体可以分作栖止禅定生活用窟和礼忏供养等宗教活动用窟两类。《印度石窟中国化的初步考察》/The Sinicizing Process of Indian Cave-templ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ēṇa*, *Maṭapa* and *Chētiyaghara*, 在分析印度石窟类型的基础上,论述了僧坊窟及方形窟的中国化,之后阐述了塔庙窟之嬗变。9.《陕西周至大秦寺塔记》,是作者实地调查大秦寺遗址后所提交的一份报告。

第四组共两篇,都是探讨西南地区佛教遗迹的。其中,1.《安岳圆觉洞调查记》系作者 2002 年秋冬之际考察四川安岳县圆觉洞窟群后所思考的几个问题的札记。2.《剑川石窟: 1999 年考古调查简报》,是我们当时调查云南剑川石窟的初步小结,大体分作两部分。前面部分讲述了剑川石窟的研究史和那次调查的新发现;后面部分重点讨论了剑川石窟的分期和若干造像题材的渊源与流变。

第五组共六篇,通过史料、遗迹与遗物研讨印、巴、中三国的古代文化交流。1. *Jibin and China as seen from Chinese Documents* (《汉文史料所见罽宾与中国》),系统整理了佛陀耶舍等十三位罽宾僧人的译经,阐释了罽宾佛教及其部派、中国早期佛教部执或律典的南北差异,以及现存汉译佛典和出土遗物所反映出的两地文化交往。2.《西行求法与罽宾道》/The Geography of Transmission: The “Jibin” Route and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主要讨论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土高僧西行求法及游履路线。3. 犍陀罗艺术与秣菟罗艺术既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流派 (school), 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模式 (style)。《犍陀罗、秣菟罗与中土早期佛像》/Gandhāra, Mathurā and the Buddha Images of Medieval China, 对犍陀罗和秣菟罗出土及传世的佛像分别做了分期,之后以炳灵寺第 169 窟、云冈昙曜五窟以及成都和青州窖藏造像为例,探讨了中土早期佛像与犍陀罗和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关

系。4. The Aśoka-type Buddha Images found in China (《中国出土的阿育王像》), 以成都过去半个世纪出土的阿育王像为中心, 研讨了当时阿育王像的流行、益州佛教与建康佛教的关系以及南朝与印度本土的文化交流。5. 《金刚力士钩稽》, 原为《龙门石窟唐代窟龕分期试论》的一个附录。金刚力士, 通常对称雕造于石窟寺前庭正壁门道两侧, 应源于印度佛教寺塔及石窟寺前的执杖药叉, 即门神。云冈石窟门道两侧雕造的金刚力士, 可能是平城工匠在印度寺塔门前“执杖药叉”及金刚力士“守护诸佛及佛住处”等理念的汉化或再创造, 后来中原北方佛教窟龕与造像碑的雕造深受其影响, 故当时碑铭有“金刚力士, 在户之旁”之语。6. 《菩提像初探》, 原为《龙门石窟唐代窟龕分期试论》的另一附录。菩提像“珠璎宝冠, 奇珍交饰”, 偏袒右肩, 结跏趺坐, 左手内敛置于腹前, 右手垂作触地印。王玄第三次奉使印度, 有两次游历摩诃菩提寺, 瞻仰菩提树像, 因感“此乃旷代所未见, 史籍所未详”, 故请工匠宋法智图写圣颜带回京都, “道俗竞摸”, 武曌前后尤为朝野所重。

宿师季庚先生多次教诲: “中国佛学对外来佛典的阐述不断有创造性的发挥, 形成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中国佛教艺术同样发展出符合自己民族精神特色的各种形象, 需要我们进一步清理分析和深入探讨。”

过去三十多年间, 笔者曾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实地调查了许多佛教遗迹, 并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本专题论文集, 就是对地上寺塔及石窟寺在印度的发生与发展 and 它在中国的流布与演化所做的初步探索。对印度学者来说, 本书使其探求目光从桑吉大塔和阿旃陀石窟延伸到龟兹石窟和龙门龕像, 从而可以了解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及艺术的普遍意义; 而对中国学者来讲, 本书为起源于印度的某些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提供了颇具启迪意义的图文材料。

中國佛學對外來佛典的闡述不斷有創造性的發揮形成中國獨有的理論體系。中國佛教藝術同樣發展出符合自己民族精神特色的各種形像，需要我們進一步清理和深入探討。

宿白 跋此書

李崇峰

2013年7月8日

目 录

前言·····	1
 一、天竺寺塔：佛教艺术之滥觞	
塔与塔庙窟·····	3
西印度塔庙窟的分期与年代·····	21
阿旃陀石窟参观记·····	75
 二、龟兹石窟：竺汉佛教艺术之桥梁	
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有关问题·····	107
克孜尔石窟的本生故事·····	131
克孜尔中心柱窟的涅槃再现·····	142
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弥勒图像·····	185
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与《长阿含经》等佛典·····	199
龟兹与犍陀罗的造像组合、题材及布局·····	241
 三、北方佛寺：汉化佛教艺术之渊薮	
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	267
鸠摩罗什与中土早期石窟：以禅经为例·····	313
关于鼓山石窟中的高欢枢穴·····	357
僧璨、定禅师与水浴寺石窟·····	365
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	377
龙门石窟唐代窟龕分期试论·····	441
地婆诃罗、香山寺与“石像七龕”·····	529

印度石窟中国化的初步考察·····	559
陕西周至大秦寺塔记·····	610
 四、川滇窟龕：汉化佛教艺术之余韵	
安岳圆觉洞调查记·····	625
剑川石窟：1999 年考古调查简报 ·····	639
 五、史料遗迹：中印佛教交流之透视	
汉文史料所见罽宾与中国·····	657
西行求法与罽宾道·····	707
犍陀罗、秣菟罗与中土早期佛像 ·····	737
中国出土的阿育王像·····	783
金刚力士钩稽·····	799
菩提像初探·····	809
 征引文献·····	
插图目录·····	899
后记·····	933

Contents

Preface	1
Part One. Hinduka: The Origin of Buddhist Art	
<i>Stūpa</i> and <i>Chētiyaghara</i>	3
A Chronology of the <i>Chētiyaghara</i> s of Western India.....	21
Ajaṇṭā Caves: A Preliminary Survey	75
Part Two. Kucīna: The Intermediate Phase between the Buddhist Art of Hinduka and China Proper	
The Main Image on the Façade of the <i>Stūpa</i> -pillar in the <i>Chētiyaghara</i> s of Kizil, Kucha	107
The <i>Jātakas</i> in the Cave Temple Complex of Kizil, Kucha	131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ddha's <i>Parinirvāṇa</i> in the <i>Chētiyaghara</i> s of Kizil, Kucha ...	142
The Image of Maitreya in the <i>Chētiyaghara</i> s of Kizil, Kucha	185
The <i>Dīrghāgama</i> Text and the <i>Chētiyaghara</i> s of Kizil, Kucha	199
Gandhāra and Kucha: The Case of an Iconological Relationship	254
Part Three. North China: The Sinicizing Process of Buddhist Art	
From Gandhāra to Pingcheng: The Layout of a Free-standing Buddhist Monastery	289
Kumārajīva and the Early Cave-temples of China: The Case of <i>Dhyāna- sūtras</i>	313

The Tomb Cave of Gao Huan in the Cave Temple Complex at Gushan, Handan	357
Sengcan, the Meditation Master Ding and the Shuiyusi Caves, Handan	365
A Chronology of the Rock-cut Caves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t Mogao, Dunhuang	377
A Chronology of the Rock-cut Caves of the Tang Dynasty at Longmen, Luoyang	441
Divākara, Xiangshan Monastery and the “Seven Caves” at Longmen, Luoyang ...	529
The Sinicizing Process of Indian Cave-templ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Lēṇa</i> , <i>Maṭapa</i> and <i>Chētiyaghara</i>	585
The Daqinsi <i>Stūpa</i> at Zhouzhi, Xi’an	610

Part Four. Sichuan and Yunnan: Epilogue of the Sinicizing Process of Buddhist Art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Yuanjue Caves of Anyue, Sichuan	625
The Jianchuan Caves: The 1999 Archaeological Survey	639

Part Five. Historical Data and Remains: A Perspective on the Sino-Indian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Jibin and China as seen from Chinese Documents	657
The Geography of Transmission: The “Jibin” Route and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721
Gandhāra, Mathurā and Buddha Images of Medieval China	758
The Aśoka-type Buddha Images found in China	783
An Investigation of <i>Dvārapāla</i> Images	799
Regarding the <i>Bodhi</i> Image	809
Selected Bibliography	835
List of Illustrations	899
Postscript	933



一、天竺寺塔： 佛教艺术之滥觞

塔与塔庙窟

根据洞窟形制并参照窟内原始俗语 (Prākṛta/Prākṛit/Prakrit) 题铭, 印度佛教石窟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为 lēṇa^[1], 译作僧坊窟或精舍窟 (图 1); 另一种是 chētiyaghara^[2], 译为塔庙窟或支提窟。塔庙窟的主体是其内部的 thupa/thuba^[3] 或 chētiya^[4], 即窣堵波 (stūpa) (图 2)。窣堵波这种建筑, 无疑是从古代陵墓得到的启示。在理论上, 它是藏纳圣者遗骨的, 来此进香朝拜的人, 最后绕其一周作结束^[5]。

梵文 stūpa^[6], 俗语为 thupa 或 thuba^[7], 巴利语作 thūpa^[8], 汉语音译作“窣

[1] H. Lüders, “A List of Brāhmī Inscrip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bout A.D. 400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in: *Epigraphia Indica*, volume X (1909-10), Appendix,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2: Nos. 998, 1000, 1001, 1006-1007, 1012, 1014, 1016, 1020-1021, 1024, 1039-1041, 1048, 1051, 1060, 1062-1063, 1065-1066, 1073, 1107, 1123-1126, 1131-1133, 1138, 1140, 1144, 1152, 1175, etc.

[2] 1) H. Lüders, *opere citato*: Nos. 1050, 1058, 1072, 1141, 1153, 1178, 1179, 1183, etc.; 2) Jas. Burgess, *Report on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supplementary to the volume on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Western India*, vol. IV, 1883: 86, No. 13; 87, No. 20; 114, No. 3; 99, No. 4; 93, No. 4; 94, No. 12; 94, No. 11; 94, No. 9.

[3] 珀贾 (Bhājā) 第 20 窟内共有 14 座圆雕石塔, 其中第 8 号塔覆钵上的俗语题刻作 thupa, 第 7 号塔身上的题刻也作 thupa, 贝德萨 (Beḍṣā) 第 3 窟 (塔庙窟) 后壁上的俗语铭文亦刻作 thupa。不过, 根赫里 (Kāṇhēri) 第 4 窟 (塔庙窟) 石塔方龕上的俗语题刻则为 thuba。参见: 1) H. Lüders, *opere citato*: Nos. 1080, 1081, 1110, 993; 2) Jas. Burgess, *opere citato*: 82-83, 89.

[4] 据 Étienne Lamotte 研究, 印度塔庙中雕造的 stūpa 当时称作 caitya。参见 Étienn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l'ère Śaka*,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43,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1958: 342.

[5] 雷奈·格鲁塞著《印度的文明》, 常任侠、袁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 第 39 页。

[6]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1260.

[7] 参见荻原雲来《漢訳対照梵和大辭典》, 東京: 鈴木學術財団 / 講談社, 1974 年, 第 563 页。

[8] 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5: 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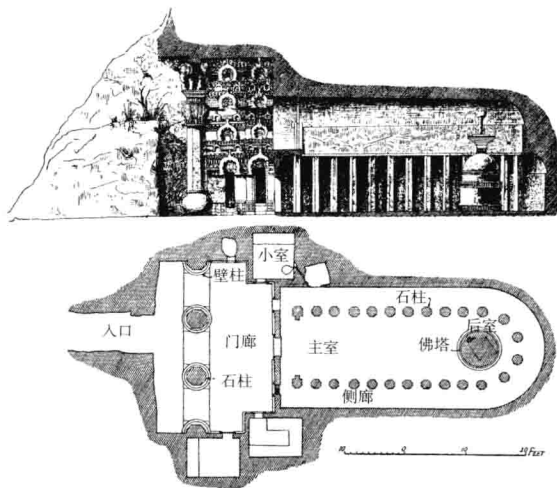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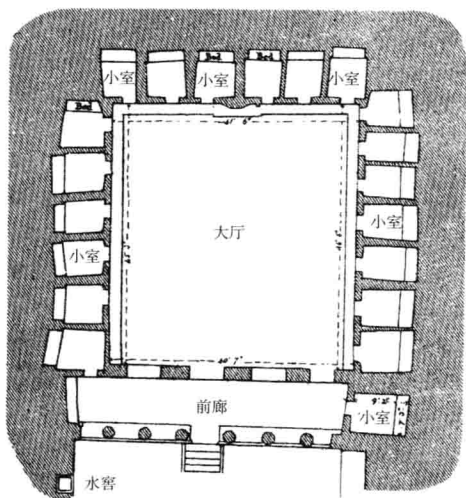


图1 印度纳西克 (Nāsik) 第3窟平面图 图2 印度根赫里 (Kāñhēri) 第3窟平面及纵剖面图

睹波,或窣堵波、薮斗波、数斗波、苏偷婆、素睹波、私鞞簸、或兜婆、偷婆、鞞婆、塔婆”等,意译为“塔、庙、塔庙、佛塔、坟、冢、方坟、圆冢、高显处、大聚、聚相、功德聚”等^[1]。“复以塔之外表,辄有图绘雕刻,故亦称浮图,或称佛图。”^[2]

Stūpa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R̥gveda*)^[3]中,意为“柱”或“树干”^[4],二词皆富于稳定之义;而在《鹧鸪氏本集》(*Taittirīya Samhitā*)^[5]中,则被译作“发髻”^[6],暗指至高或最高地位。据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塔“义为灵庙。刘熙《释

[1] 参见: 1) 荻原雲来,上引书,第563、1512页; 2) 塚本善隆《望月佛教大辞典》,东京:世界圣典刊行協會,1978年,第3832-3839页。

不过,Robert E. Buswell 认为“偷婆、兜婆、塔婆”应译自 Middle Indic (中世印度语) *thūpa*。参见 Robert E. Buswell, Jr., “Prakritic Phonological Elements in Chinese Buddhist Transcriptions: Data from Xuanying’s *Yiqiejing Yinyi*”, in: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Western Religions* by Erik Zürcher, Lore Sander and others, ed. John R. McRae and Jan Nattier, Taipei: 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9: 187-217, esp. 201-203.

[2] 黄宝瑜《中国佛教建筑》,载章嘉等著《中国佛教史论集》III,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第881页。

[3] Friedrich Max Müller, ed, *R̥gveda-sanhitā*, VII. 2. 1, I. 24. 7.

[4] G. T. K. Griffith, *The Hymns of the R̥gveda*, translated with a popular commentary, 4th ed, Varanasi: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1963, II: 3, I: 31.

[5] Ernst Windisch ed., *Taittirīya Samhitā*, III: 3. 6. 5.

[6] A. Macdonell and A. B. Keith, *Ve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 London, rep.,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4: 483.

名》云：‘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1]。由此我们知道：塔是一种纪念物，作为纪念先哲的一种可视形式，塔成为最高地位和等级稳定的象征^[2]。由于塔具有上述含义，因而受到了古代帝王的极大推崇。他们乞望死后仍能享受尘世的最高权力、维持现有地位并保持国家稳定。

佛教创始后，这种建筑形式也被移植到佛国中来。据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的《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过去世时，迦叶佛般泥洹后，吉利王为佛起塔，四面作龕，上作狮子、象种种彩画，前作栏楯，安置花处。龕内悬缯幡盖……塔四面造种种园林。”^[3]而在佛陀什与竺道生共译的《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十六：“佛言：所有四种人应起塔，如来、圣弟子、辟支佛、转轮圣王。”^[4]从上述律典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佛陀时代，为佛教先哲和圣人起塔已成为一种时尚。据巴利文《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bbāna Sutta*)，佛行将入灭之时，阿难曾问及如来遗体作何处理。佛嘱阿难道：大王过世后，尸体在香藾上火化，其子民便在四个路口为其起塔。“既然人们如此处理王者遗体，那么，他们亦应如此料理如来后事，于四冲道上各为如来造一塔，无论谁到那里，只要献花或香料或香粉或拜谒或于现场全身静默，都将获益无穷。”^[5]在黎明前瞬间，佛涅槃即将来临，他再次嘱咐阿难他入灭后应火化。“帝王驾崩，敛骨灰于坛中，上建塔。佛陀也应如是。”^[6]这里，正是佛陀自己用塔作为他新教说和教主身份的象征性纪念物，“地位的稳定和合法变成达摩的永恒和神圣”^[7]。据《魏书·释老志》：“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建宫宇谓之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8]

总之，塔既是佛教统治的视觉标志，也是佛法尊崇和永恒的象征。而且，它还可

[1] 1)《大正新脩大藏經》(100卷，高楠顺次郎、渡邊海旭都監，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年，下文简作《大正藏》)，第54卷第1168a页；2)《释名》，毕沅疏证，王先谦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1页。

[2] Lokesh Chandra, "Introduction", in: G. Tucci, *Stupa: Art, Architectonics and Symbolism*, tr. by U. M. Vesci,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1988: xiv.

[3] 《大正藏》第22卷，第498a页。

[4] 《大正藏》第22卷，第173a页。

[5] *Mahāparinibbāna Sutta*, 5. 26, tr. by T. W. 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 in: *SBE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XI: 93.

[6] A. K. Warder, *Indian Buddhism*, 2nd rev. 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vt. Ltd., 1980: 78.

[7] Lokesh Chandra, *opere citato*: xxv.

[8] 《魏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8页。